

## ●文史漫笔

## 苏轼的“穷儿暴富”

汪金友

海口五公祠里的苏公祠中,悬挂着一幅1915年由琼崖道尹朱为潮题写的楹联:“此地能开眼界,何人可配眉山。”20年前我到访此处时,就对这副楹联感触颇深。近日重游海南,我又专程去了趟苏公祠,竟发现祠内供奉着三个牌位,除苏轼外,还有他的儿子苏过,以及他的学生、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。

苏公祠的讲解员介绍道:北宋绍圣四年(1097),苏轼被贬海南,带着儿子苏过途经琼州府城时,曾寄宿在金粟庵(今苏公祠所在地),还在此开凿了双泉。南宋时期,当地人在这里建起了“东坡读书处”。明朝万历四十五年(1617),为了崇奉祭祀苏轼和苏过,人们修建了“宋二苏公祠”。到了清朝顺治年间,这座祠堂又得到了重修。

这样看来,苏轼的儿子苏过,也是一位为后世所崇敬的重要人物。

苏轼的一生,声名鹊起却又危机四伏。他的三个儿子,人生轨迹也自然与父亲的跌宕起伏紧紧绑定。

长子苏迈,20岁便挑起家庭重担。“乌台诗案”爆发时,他四处奔走为父脱罪;父亲被贬黄州后,他又开荒种田,解决全家生计。后来他历任德兴县尉、仁化令等地方官职,将苏轼“关

注民生”的为官理念切实落到了实处。

次子苏迨,在父亲的屡次被贬中,看尽了官场的无常与人心的凉薄。他虽考中进士,被授朝散大夫,但更愿做个隐士般的学者,在读书、校勘古籍中度过一生。

再往下,就是三子苏过了。他的成长史,就是一部流动的“贬谪史”。8岁前,苏过跟随父亲辗转于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,既见识过西湖的朦胧烟雨,也亲历过密州的饥荒岁月。

苏轼被贬黄州时,12岁的苏过在东坡学堂读书作画。苏轼看见他画的枯木竹石,忍不住赞叹:“小坡会与石传神。”从此,苏过就有了“小坡”的雅称。

苏轼被贬惠州,23岁的苏过随同。初到惠州时,父子俩连容身之处都没有。苏过便亲自动手,在白鹤峰造了一座房屋。从设计布局到搬砖运瓦,都是苏过亲力亲为。侍妾王朝云病逝后,苏轼的饮食起居——烧火汲水、种药酿酒、夜间濯足,全都由苏过打理照顾。

1097年,苏轼再贬儋州(今海南),当地“食无肉,居无室,病无药”。26岁的苏过,再次随父远行。到了儋州,苏过在桄榔林中搭建茅屋,又开垦

荒地种植杂粮和草药。

为了宽慰父亲,苏过写了一篇《志隐赋》。以“鱼安于水,何择江湖”的道理,劝解父亲顺应自然。看到当地飓风肆虐,他又作《飓风赋》。用“大小出于相形,忧喜因于所遇”的哲思,抒发自己的胸襟。

除了种地和打理生活,苏过在儋州的大部分时间,都用在了读书与抄书上。每当听说哪里有自己没读过的书,苏过就登门去借,留下借条、注明还书日期,回到住处便连夜抄写。一本书常要一两个月才能抄完,之后他将原书奉还,自己则留存下手抄本。

为此,苏过还写过一首《借书》诗。其中说:“海南寡书籍,蠹简仅编缀。诗亡不见雅,易绝空余系。借书如假田,主以岁月计。”

看到儿子这样勤奋学习,苏轼自然喜不自禁。他在与程秀才的书信中说:“儿子到此,抄得《唐书》一部,又借得《前汉》欲抄。若了此二书,便是穷儿暴富也。”

在苏轼眼里,有钱不是富,有粮不是富,有房也不是富,而真正的富,是书。无书则穷,有书则富。若非读书治学,苏轼与其父苏洵、弟苏辙,怎能跻身朝堂、叱咤风云?苏轼的诗文,又何以立意高远、纵横天下?有书在手,走到哪里也不愁。即便遭逢流放,也能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

当然,书的力量,只属于知书、懂书、读书、爱书之人。否则,就算屋子里摆满书籍,也不过是装装门面,胸中依旧无点墨,大脑仍是一片空虚。

## 星期文库

文玩器物之一

中国是风筝的故乡。史籍中有墨子斫木为鸢、鲁班制作木鸢的记载。“风筝”一词始见于五代时期。明·陈沂《询台录·风筝》曰:“五代李邕于宫中做纸鸢,引线乘风戏。后于鸢首,以竹为笛,使风入竹,如鸣箏,故名风筝。”

唐以前,风筝一般被看作具有测量、通信等军事功能的工具。宋·高承《事物纪原·纸鸢》说:“俗谓之风箏,古今相传,云是韩信所作,高祖之征陈豨也,信谋从中起,故做纸鸢放之,以量未央宫之远近,欲以穿地隧入宫中也,盖惜传如此,理或然也。”

风筝真正作为娱乐工具始于唐代。在唐代清明时节,朝野盛行禁火、踏青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打马球、放纸鸢等风俗。唐代诗人唐荣在《纸鸢赋》中记载:“代有游童,乐事末工。饰素纸以成鸟,像飞鸢之戾空;翻兮将度振沙之鹭,杳兮空光渐陆之鸿,抑之则有限,纵之则无穷,动息乎丝纶之际,行藏乎掌挥之中……”

宋代以后放风筝的活动开始普及,并逐渐成为春季,尤其是清明节的民俗活动。明代《永平府志》载:“清明时节家家树秋千为戏……童子用纸为风鸢引绳而放之。”清·顾禄《清嘉录》记载:“春之风自下而上,纸鸢因之而起,故有‘清明放断鸢’之谚。”

中国风筝的制作工艺领先于世界,潍坊、开封、北京、南通、阳江、天津并称中国六大传统风筝产地。

天津有“董、朱、王”三氏风筝,“帘子李”风筝,“张氏”风筝,“风筝魏”风筝等。尤以魏元泰扎制的风箏独具特色,人称“风筝魏”。魏元泰有一个绝活叫蒲绷,就是拿蒲草做成弓弦,搁在风筝上发出声响。

天津地区放风筝也极为普遍。每逢春季,空旷处总有三五成群放风筝的成人和儿童。杨柳青年画中有很多是表现放风筝的。《春风得意》描绘的是:阳光下,皑皑白雪上几个顽皮的孩童在放风筝,飞舞的风箏在天空翱翔,一片春风和煦的景象。另一同名画作则描绘了大户人家的少妇在庭院中看孩子放风筝。大红的“囍”字风筝在蓝天白云间散发着喜气。画面的正上方,还有一首题诗:“夕阳春暮画阁中,凤鸢鸾翔借好风。莫道儿童嬉戏意,青云有路总能通。”

如今,风筝已不仅是春日的游戏,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符号。从墨子斫木到百姓放飞,从宫廷雅玩到大众娱乐,一根长线串起了千年的智慧与情怀。每当春风又起,漫天纸鸢摇曳,仿佛都在诉说着一个民族飞翔的梦想与不变的匠心。

## 风筝:纸鸢飞舞里的中国故事

赵华

## 『对着干不如顺着来』

金沙滩

登上小岛,来到海边的礁石上,一位老者坐着马扎,身旁放着塑料桶。看样子是位钓鱼者,可并未见到钓鱼竿。我上前搭话:“老哥,您是在钓鱼吗?”老者回答:“是的。”我又问:“怎么没有钓竿?”他说:“我在钓章鱼。”我不解:“没有钓竿怎么钓?”他答道:“马上你就知道了。”

他向前几步,来到一块石头旁,石头上系着一根纤细的尼龙绳。他拽着尼龙绳往上提,一会儿竟然从海里提上来几十个拴在绳子上的八宝粥罐。他高兴地说:“今天收获不小,罐子里住进了不少房客。”我一看,他说的房客是章鱼。

我之前见过用鱼钩钓鱼、用渔网捕鱼的,可用八宝粥罐捞鱼,还是头一回见。他说:“章鱼喜欢藏进洞里,所以我准备了许多罐,让它们自投罗网。”他边解释边将罐里的章鱼往塑料桶里转移。他先往罐里撒一小撮盐,再把罐子倒竖起来,章鱼就顺着罐壁滑进了桶里。我问为什么要放盐?他说:“章鱼的爪上全是吸盘,牢牢地吸附在罐壁上,很难拿出来。放上盐,章鱼受到刺激,吸盘立马松开,自己就出来了。跟它对着干,不如顺着它的性子来。”

的确,只要摸准规律、顺应习性,那些对着干难以解决的难题,往往能轻松化解。

我搬家了,从繁华的市中心搬到了偏僻的城西一隅,从宽敞开阔的大房子住进了狭小逼仄的蜗居,

## 搬家记:舍与得

姜桂荣

也告别了熟悉的周遭睦邻,重新去结识陌生的人群……这是儿子对我“持久战”的胜利,他拉着我跳出“代沟”的隔阂,学着与新生活握手。也是我放下执念,改变生活轨迹的试水。

从前,楼下是汽车尖锐刺耳的鸣笛,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拥堵街道,就连子夜时分,窗外的霓虹灯还在强光闪烁,晃得人难以入眠。为了屏蔽这些纷扰,我不得不紧闭门窗、加厚窗帘,把自己“封锁”起来,久而久之,竟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

还记得年富力强的时,总自诩那套大房子是“深宅”,每天要用数小时打理收拾。宽敞的客厅里摆着乐器和电器,亲友聚会时,这里就成了临时“舞厅”;卧室里当初选定的圆床,大得可称为“睡台”,累极了睡觉,怎么翻身都有余地;厨房更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炊具,我曾花大把精力照着食谱学做菜;卫生间的收纳空间里,摆满了洗漱用品,先生已经走了多年,他的各种剃须用具还大面积地在那里“躺平”。

暂时回国的儿子动员我“断舍离”。首先是老房子的“离”。这住了近30年的“老窝”,我实在舍不得。可儿子的话也有道理,老弱的我不愿请家政帮忙,每次打扫总顾此失彼——难以清理笨重家具底下的卫生死角,并会在超负荷的劳作中积劳成疾,加重身

体的虚弱。

在缩小居住范围的前提下,要实行“物理”的“断”。环顾四周,那可都是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代价——打开衣柜,压在箱底数十年的时装,都将成为收旧者的囊中之物;打开橱柜,十多年前特地到唐山买来的精美瓷器,以及亲友们给儿子的贺婚礼品,原封未动俱已蒙尘。儿子一边清理,一边嘲笑“这都是崭新的古董”。

告别左邻右舍时,心里着实难受。儿子却劝我:“距离产生美,思念会走动,真情不会散。”果然,搬家仅一个月,竟然迎来11拨的老友旧邻造访,微信上的问候更是接连不断。这种不散的联系是深刻的牵挂,更是情感的升华。

生活的时间轴永远指向当下。环视小小的居室,不过十多分钟,我就完成了全房间的清洁。房间隔音效果极好,让我能独享这份清幽静谧。周边完善的生活配套,把一日三餐打理得简单省心,正合了儿子不想让我下厨的心意,我也乐得“君子远庖厨”。

日子过得愈发从容自在,忍不住效仿古人作一篇《小室铭》:室不在大,有光则明。人不在老,有神则能。斯是小室,惟吾自珍。入楼上电梯,开门展新容。谈笑皆故友,往来有新朋。可以踏素履,健身轻。无喧哗之乱耳,无屋大之劳形。南独行江头,西愿往花庭。故而云:何小之有?